

游踪

在美国吃中餐

| 陆小鹿 文 |

去波士顿，带了三位老人随行：妈妈、公公和婆婆。10多小时的舟车劳顿，感恩老人们腿脚还算利索。总想趁着他们身体还行，多带他们去去远方，“由远及近”，年龄再涨十年后，就只能带他们家附近转转了。

老人们都自带一只中国胃，为抚慰一番乡愁，首站就带他们去了唐人街。波士顿的唐人街算是全美第三大，已有四百多年历史。在那里可以看到茶楼、饼屋、餐馆、理发店、药铺这些中国商铺必不可少的元素。

在唐人街里兜转一圈，挑了家吃客爆满的“南北风味”小馆子吃中餐。小餐馆真是小小一只，生意却火爆到需要排队等座。老外食客也不少，拿筷子的姿势虽不标准，夹起菜来倒是“老居”得很。发现他们特别爱吃蒸饺，好几桌都点了，难怪餐馆的英文名被翻作了：Gourmet Dumpling House(美味饺子馆)。

“南北风味”这个店名，若是放在中国，肯定列入不合格店名，因为毫无特色。然而场景挪移到美国，又不一样。因此地中餐馆少，讲究特色无疑自缚手脚，流失部分食客，“南北风味”的野心就是要把中国南地和北地的食客统统“一网捞进”，所以招牌写得又杂又全：南北面点、经济小炒、各式水饺、游水海鲜。

来波士顿不能不吃波士顿龙虾，“南北风味”餐馆的招牌菜就是葱姜双龙。点了一份，虽也没能吃出特别的味道，然而置身于波士顿吃波龙，这精神上的满足感已经远甚味蕾的欢愉。

餐馆里每盘菜的菜量都很大，只只装得满满，一桌子中国菜吃得老人们老怀大慰。他们满意我就满意，带老人们出来玩只图安全和满意。

饱餐完毕，老人们像是约好了似地齐齐发问：“这里有中国超市吗？”好吧，理解他们

有炽热的中国情怀，便于夜色里带他们四处寻找中国超市。找到一家，像是捞到了救命稻草。只一会儿，推车上就堆满了中国食物：蔬菜、鸡蛋、面条、香肠、水果……妈妈还在不停地唠唠叨叨：“哪儿有榨菜啊，怎么没有榨菜啊。”后来，在波士顿的几天晚上，显而易见，我们的晚餐就是青菜番茄鸡蛋香肠面，外加各式各样的水果。老人们吃得开开心心，我暗地里想，帮我省钱了，也不错。

可是，老让他们吃鸡蛋面，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。去亚特兰大的头天中午，跟着导航，我终于找到一家中餐馆，一口气点了好几道菜：青椒牛肉、宫保鸡丁、菠萝咕老肉、鱼香茄子煲……然而，等所有菜品尝完一遍，老人们开始点评质疑：“怎么全是一个味？”“为啥只只菜里带西兰花？”“这不是中国菜吧？”从他们的口气里我听出了意气扬扬的自豪感，潜台词就是我们中国菜你们美国佬哪能做得出来。嘻嘻真想笑呀。我告诉他们：“这也许是家美式中餐馆，就是给想吃中国餐的外国人吃的，所以量特别大，口味也迎合了老外。”“怪不得呢”，老人们附和地点点头。呵呵我又想笑。带老人们出来的好处就是可以时刻显摆自己的“渊博”知识。任你再胡说八道，他们也信以为真。人老了，还真是像孩子一般好骗啊。

亚特兰大，重要的一站是去看望在那留学的我家小朋友。小朋友租了间房，平时周末自己动手做几个小菜，所以厨房里必须的用具都齐全。尤其有一只火锅，是年前为了邀请中国同学来家过除夕而准备的。在美留学的孩子，能聚在一起吃顿火锅，是件极其幸福的事。而对于万里迢迢来美国探望孙子的老人们，能和小朋友一起聚在家里吃顿火锅，那真是幸福得无边无际，想想就能流泪——幸福的眼泪。

偶忆

夏同学家的园子

| 江锡明文 |

应该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。为什么在寒假时去夏同学家，现在已记不太清楚。那个冬日午后，当我穿过夏宅第一进客堂间，来到第二进中的门廊时，夏同学端坐在矮凳上，挨着煤球炉，用半圆形铁勺在做蛋饺。

熟悉的朋友都知道，让很有点陈景润风格的夏同学，和飘着猪肉鸡蛋葱花烟火味的厨房联系起来是个相当不搭的画面。当然这不是在厨房，而是在一个大宅子的第二进门廊，但做的确实是厨房的活计。夏同学瘦骨嶙峋的身板上套着一条饭单(吴语围裙)，铺了薄薄一层食用油的铁勺架在小火状态的煤炉上。他右手把半碗刚搅拌均匀的蛋液倒进铁勺，左手抓着铁勺柄笨拙地晃动；伴随刺啦刺啦声响，铁勺里形成了黄灿灿蛋皮，再把拌好的肉馅填进蛋皮，同时用筷子把蛋皮捏合成饺子状，两边略微翻转下就大功告成。

夏同学的深度眼镜，一如既往支棱着架在鼻梁上，左高右低，嘴巴大张，一副如临大敌模样。装了油瓶蛋液碗和蛋饺钵的矮桌上，还搁着本德语词典，书页边沿破损不堪。应该是大学二年级起吧，当大部分同学还在为公共英语头疼时，夏同学已经把德语作为第三外语开始深入研读了。

夏同学的蛋饺工程，可能开始了有一个多时辰，封闭的门廊里油烟味凝滞。我下意识推开朝南木栅栏门，光线透亮起来，投射光亮的是一个空旷而杂乱的旧园子。围墙墙角下，蓬蓬簇簇无序生长着高及成年男子的野草；墙顶花格窗颓败倾斜，略空旷处拉着长长的晾衣绳，上面随意堆放着衣物被褥；被拦腰砍断的太湖石隐设在草丛里，成为系晾衣绳的支架；花砖地也破损不堪，缺损处还长出了一丛丛杂草，偶有猫咪在草丛中跃起，发出尖利叫声。

夏同学如释重负地搁下手中活计，带我穿过园子往西边偏厢房走去。这是江南少见的晴朗冬日，光线充足。我好奇地打量这个园子，打量着西边院墙处一棵高大的香樟树，冠盖浓密，高高地耸立在西厢房黑瓦屋顶的上方。夏同学斯文，也不催促，嘴里咕噜咕噜念叨的可能还是那本德语字典上的奇怪文字。

夏同学家，我好像后来

还去过五六次吧，见过夏老太太和夏同学的妹妹弟弟。其实称呼夏老太太有点过，当时夏同学高堂老母也就五十出头的样子，模样是斯文中有决断的类型，有着大户人家出生的痕迹。夏同学的妹妹弟弟，好像年龄都比我大，但谦逊有礼，一看就知道出自有教养门第。闲谈中得知，这所宅邸应该是夏老太太娘家私产，楼上好像还住着夏母兄弟一家；偶然相逢，也是笑脸相迎亲切大方的模样。

最后一次去夏同学家，是在他车祸罹难后。好像是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，夏老太太在客堂间接待我。当时这座老宅正面临拆迁，客堂间里堆满了捆扎好的家具杂物，略凌乱，楼上还不时传出争吵声。夏老太太让我帮着找朋友打听一些事情。听着楼上的争吵声渐渐尖利，老太太的眼眶有点湿润，指着身后光线黯淡的园子说，别看它现在落拓了，当年也是七尺场数得上的私家园林，夏日晒书可以私排上百本，半亩多地呢……

夏同学家的老宅连同园子很快拆除殆尽。取代老宅，矗立起几排外观欧罗巴风的高层住宅。几乎同时，和夏同学家的宅子隔着一条七尺场路的某青砖白墙老宅，亦被画上触目惊心的“拆”字，后来却起死回生，被重新整饬修缮，包括宅子里比天井略大些的小园子。这座民居的门墙上，现在挂着朴素的“钱钟书故居纪念馆”匾额。沿着这条七尺场路往西，也就两三百米吧，健康路西侧，则是大名鼎鼎的“薛福成故居”，和据称薛家造给娶了袁世凯女儿的薛公子居住的西洋别墅。后者的园林布局，是带英伦风的，宽敞大气，绿植盎然，百年不衰。

无锡这座江南小城，因清末民国初觅得实业致富路径，工商士绅纷纷在健康路、崇宁路和中山路等新贵之地起屋造楼，园子自然是少不了的。最近修缮开放的无锡“小娄巷”街区，也恢复了命重一时的“秦氏佚园”，令众多老无锡驻足赞叹。六月天，园子里，微风徐徐，芭蕉叶重，这是谁家风景？

园子与人一样，各自有自己的命运。有的天意垂怜朗朗百年，有的中途被拆除便从世间消遁，有的在即将被毁的最后关头能逃过一劫，有的在人间消失已久却还能神奇重生。

绿茶

上错车

| 李伟明文 |

同乡大杨说，朋友老温从外地回来了，晚上一起聚聚，到时他会请人开车过来接我。

下班时，接到电话。来电者自称是大杨的表弟，受大杨之托，正在赶来接我的路上，问我要具体地点。告诉他在市政中心东大门旁碰头，并请他告知车号。大杨的表弟说，车子是某颜色某品牌某型的。我说，不用这么复杂，你还是直接把车号报给我就行了。

几分钟后，下楼，来到市政中心东大门旁，见这里果然停着一辆某颜色某品牌某型的小车。瞥了一眼车号，却发现数字对不上。于是，小心地问了一下司机，小伙子说，他是受公司老板的委托来接一个客户的，但他不知道大杨是谁。

莫非大杨的表弟跑错了地方？赶紧打回电话去，大杨的表弟接了。听说我没看到他的车，他大吃一惊，脱口而出：“天哪，你不是在我车上吗？我都接上你快到吃饭的地方了啊！”原来，他几分钟前就已经拉着一个人出发了。这个人，显然是眼前这辆车要接的客户。

果然，几分钟后，大杨的表弟把车开回来，一名乘客开门跳下来，嘴里连说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”，奔向眼前这辆车。仔细一看，巧的是，这人居然还是我以前的一个邻居。大杨的表弟向我解释，刚才那人一看到他的车就拉开车门上车，坐在后座没吭声，他也就没多

问，默默地开了车便走，没想到闹出了这么滑稽的一幕。

要不是我看了一眼车牌，那天，我们两个等车的人都要上错车了。

我观察过，在等车这个事情上，相对于枯燥的数字，人们似乎更喜欢关注形象的车型、颜色甚至周边环境。但实际情况是，只有车号才是唯一的(碰上冒牌除外)的识别标志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却被很多天天开车或坐车的人忽略了。人们总是觉得依习惯、凭印象、靠感觉处理就行了，至于其特征或本质是什么，反而忽略了、淡忘了。

如果拿到工作上来说，这其实就是思维方式或者方法论的问题。很多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，可是工作效果却不值一提。这种人如果是普通员工，还只是自己受累而不知其所以然；如果是领导者，则不仅累坏了自己，还要累垮手下一帮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看问题抓不住关键，抓不住要害，一句话能解决的问题，偏偏被他演绎成千万句；轻轻松松能办成的事情，却被他折腾得比登天还难比造原子弹还复杂。简单的问题复杂化，正是这种思路不清晰、办事不得要领的人的拿手好戏。

避免上错车，请报车牌号，事情就这么简单。举网提纲，振裘持领。抓住根本，把握关键，突出重点，你会发现，很多事情，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。